



孤独 的 树

在我二十二岁那年的夏天，我看见过一棵美丽的树。

那年夏天，在瑞士，我和诺拉玩得实在痛快。她是从爱尔兰来的金发女孩，我们一起在福莱堡大学的暑期法文班上课，到周末假日，两个人就去租两辆脚踏车漫山遍野地乱跑，附近的小城差不多都去过了。最喜欢的是把车子骑上坡顶之后，再顺着陡峭弯曲的公路往下滑行，我好喜欢那样一种令人屏息眩目的速度，两旁的树木直逼我们而来，迎面的风带着一种呼啸的声音，使我心里也不由得有了一种要呼啸的欲望。

夏日的山野清新而又迷人，每一个转角都会出现一种无法预料的美丽。那一棵树就是在那种时刻里出现的。

刚转过一个急弯，在我们眼前，出现了一座不算太深的山谷，在对面斜坡上，种了一大片的林木。大概是一种有计划的

栽种，整片斜坡上种满了一样的树，也许是日照很好，所以每一棵都长得枝叶青葱，亭亭如华盖，而在整片倾斜下去一直延伸到河谷草原上的绿色里面，唯独有一棵树和别的不一样。

站在行列的前面，长满了一树金黄的叶片，一树绚烂的圆，在圆里又有着一层比一层还璀璨的光晕。它一定坚持了很久，因为在树下的草地上，也已圆圆地铺上了一圈金黄色的落叶。

天已近傍晚，四野的阴影逐渐加深，可是那一棵金黄色的树却好像反而更发出一种神秘的光芒。和它后面好几百棵同样形状、同样大小，但是却青翠逼人的树木比较起来，这一棵金色的树似乎更适合生长在这片山坡上，可是，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使它觉得很困窘，只好披着一身温暖细致而又有光泽的叶子，孤独地站在那里，带着一种不被了解的忧伤。

诺拉说：“很晚了。我们回去吧。”“可是，天还亮着呢。”我一面说，一面想走下河谷，我只要再走近一点，再仔细看一看那棵不一样的树。

但是，诺拉坚持要回去。在平日，她一直是个很随和的游伴，但是，在那个夏天的午后，她的口气却毫无商量余地。

于是，我终于没有走下河谷。

也许诺拉是对的，隔了这么多年，我再想起来，觉得也许她是对的。所有值得珍惜的美丽，都需要保持一种距离。如果那天我走近了那棵树，也许我会发现叶的破裂，树干的斑驳，因而减低了那第一眼的激赏。

于是，那棵树永远长在那里，虽然孤独，却保有了那一身璀璨的来自天上的金黄。

又有哪一种来自天上的宠遇，不会在这人世间觉得孤独呢？

（席慕蓉）

生命的馅

在面包店，我为了买奶酥面包还是花生面包而迟疑半天，因为两种我都爱吃，但一天只能吃一种。后来我买了奶酥面包，是不得不作的选择。

排队付账的时候，我想到，买面包时的迟疑也就像人生里的每一个选择一样：我们要买一条土司容易，但选择面包的馅儿就难；我们要生活很容易，但生活得有内容、有滋味就难。可以用钱买的面包都会难以选择，何况是那些无法用钱买的选择呢？

为了充饥而买面包，是第一种层次；为了品味而买面包是第二种层次；又能充饥又能品味，是第三种层次。人生的追求也是如此，有的人只顾物质而不顾心灵；有的人为了强调心灵而鄙视物质；只有视野开阔的人，才知道心灵与物质平衡的重要。

物欲的追求与心灵的追求乃是天平的两端，一个有慧心的人自然可以找到既可充饥又好吃的面包。

走出面包店，我想，明天再买花生面包吧！然后，我就边走边吃刚出炉的奶酥面包，热气腾腾的，滋味很好。

（林清玄）

一年蓬

章凯

尽管我们踏于其上，
但唯有大地能包容。

每天的第一道阳光
由它赏且尽得，

不予我们半点。最后一道也是。

那是我们够不到的景致。

——神秘的事物啊，没有你们
我们该有多么孤独。

——孤独的事物啊，没有你们
我们该有多么动荡。

